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百四十
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一 九真

陳

陳安石

宋史列傳陳安石字子堅以蔭鎮廳及第嘉祐中為夔峽轉運判官民畜蠶每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謀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救邊部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為河東轉運使議始定謂其條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益付民而界之券使隨所得貿易備軍而歸券盜販為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特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末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侯其犯而誅之是固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獮月安石深念曰吾頻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儻不足於食將以之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焞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連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一

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為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曰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又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囊弊遂為後法出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陳鄂

建安志陳鄂字彥聖建陽人嘉祐中擢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再授歙州推官知蘇州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旨不敢獨賦公曰歲歉而賦不蠲則流轉溝壑何以字民卒蠲之後為司農丞未嘗詣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元符中以元祐黨謫廢後復官朝奉大夫卒鄂性剛亮歷官五十年節無贏貲退無居廬舊吏以鄂貧饋金數百兩竟不受士大夫以是稱之

陳知和

宋史元祐濟北集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末從事成都府上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劇州之西水益袒以蜀師魯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為祥人仕本朝為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一

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儒學推高第位將相勲勞於國樞密使尚書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溫文忠諱克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先祿生君先祿也先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石班殿直及長知書數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舉國軍節度使推官寬卒訪耕民剝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乎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庶下不去守悟為謝諸朝民果不死遺安福憂免忠權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衝辛苦於役作偽印帖隱民間前令此獲以要賞君一日執六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既不忍以要賞見其然誠苦於役者為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偽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群傳犯法遵者執于庭數百人深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遣者解維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一

二

未行遣舉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維氏縣事英宗即位遷石贊善大夫昭陵來石聚兵維氏城中萬人舍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缺報乃下令借富人傳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辨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遷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住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為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洛州使者以君權知洛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為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誅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為暴其類乃歸刀斬守而君亦不辨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歛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權知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開局差管勾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賊敗又權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圯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

乃以術招竄卒樂之蓋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爲煩會明年溪大漲得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成部郎中權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汲沫泗滿必大下因預爲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卒不知所爲而君起畫素定語吏如此城旣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真詔獎諭權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番禹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邪宴賓客爲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爲道驛而往恐後乃口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荊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該時方六十一即去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爲人清慎進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恙惡於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爲詩既謝事作燕譽堂於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詞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適寧鄉縣尉適鄭州司戶適臨河王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王鎮次適道州錄事兼冲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於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

宋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一

三

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亡在其後子孫

陳升之

宋史列傳陳升之字賜升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

好戴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之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耀遇殿帥郭承裕於道河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裕驕恣解其任張克佐緣後官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昇補都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權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能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令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削滯罷懦則陵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墮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徙點刑獄功務升之

初為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計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
初正其業仍揭於朝堂文考博乞罷相升之應樞密使賈昌朝復用踰論
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
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鼎王陶文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
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
之以升之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
宗立以母老請都為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
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彦博呂公著既為
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
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
條例司其說以為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
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
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許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旬帝
數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詔為樞密丞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
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方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
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後多數善佛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

永樂大典卷三十四

四

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
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
謂之荃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馬史論其止且傳後東都事昇
之為人深沈始為小吏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
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贊助之以故
先安石為相既拜乃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愈書臣待罪宰相無所不
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司者臣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今之有
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
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三公無官以六卿為官周公以三公為
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師古
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所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掌
邦治至於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
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神宗謂安石曰卿
獨領可乎安石請用韓絳乃聽升之免條例司以母喪去位終制拜同平
章事樞密使契丹遣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卧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
致襄掖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慙沮乃行以足疾求罷拜鎮江

單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請老以改官致仕卒年六十九贈
太保中書令謚曰成廟初升之母貴娘至季秋為彌月父儼善推策得九
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從日字升之至神宗立乃以字為名云
京口者舊傳陳升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二子閱閻皆以
父任閱終宣義即無子閱終大理評事子懌以祖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
從姓鎮為嗣終宿州符離知縣三世並祔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豫
及禧實與俱來豫以升之廢終中奉大夫四子机楠最知名机知信州初秦
檜妻黨王仲山坐廢檜死起知信州將漕淮南終知衢州楠為韓世忠軍
參謀九世忠出師楠皆在行積功為右文殿脩撰數文閣待制卒三子官
皆至陞朝禧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傳而絕命他族人為繼又再傳
而絕今繼升之後者禧之曾孫應岬之子其元一統志陳升之本名旭自
升之避國諱以字行改字賜叔博學多能第進士初嘉祐末為諫官劾賈
昌朝不可輔政頗有聲稱宋熙寧中以王安石薦拜相時同郡呂克亦拜
相神宗問司馬光近相陝升之外議云何光曰今已宣麻播告臣雖言之
無益耳神宗曰試言之光曰聞人殺楚人陰令用三相皆聞人二參皆楚
人必將復引鄉黨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必更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

宋集大典卷三十一百四十一

五

光曰固然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辱耳鎮江志陳丞相升之自建來從
子禧豫實與俱以升之奏補禧終負外郎管當在京儀鸞司子琳選調豫
中奉大夫四子机楠最知名机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楠數文閣待
制三子皆陞朝禧之弟繼升之後即鎮也今繼升之後者禧之元孫其詳
見舊唐傳鎮亦陞朝子者從政郎禧之孫雅言嘉言嘉言之子應岬三舉
于鄉真應岬之子也曾亦又陳升之字賜叔建安人居丹徒位至丞相封
秀國公升之本由進士及第然以其非茲郡所舉故畧而不載至其子孫
由此鄉舉而登第者則書之後皆倣此 閱升之子宣義即無子 閱閻
弟大理評事蚤卒禧升之從姪員外郎管當在京儀鸞司 孫應岬見科
舉類 豫禧弟中奉大夫 鎮亦禧之弟升之命為後終宿州符離知州
懌升之孫閱子承務郎蚤卒 者鎮子從政郎 琳禧子迪功郎 机
豫子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楠机弟數文閣待制 嶧楠孫朝散郎
知美州 岬嶧弟朝奉郎通判和州 岬弟迪直郎知江陰縣輿地紀
勝陳升之字賜叔建陽人博學多能景祐權進士甲科既而在言路以直
道自任多所彈擊仁宗權樞密副使神宗即位拜相後居于潤甯葬于潤
子孫因家焉姓氏逆華陳升之字賜叔登科為大學博士揚州芍藥花園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一

四孫太守韓琦通判王珪幕僚王安石三人宴久一人守命吏有客即通既而報陳太博謁召與宴四花方有屬後四公俱拜相升之元豐年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年六十九卒謚成肅公其先建州人惟楊志王安石送陳升之序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照照乎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疾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且有大此者焉然則照照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一失望宜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段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段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仕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難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免之而已矣知難而不精之惡之而不能免之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馬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照照乎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宋景文公集卷三十四

六

陳造

宋景文公集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承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萬餘言落筆數十字在頃史間嘗行役下馬道傍讀古碑二十餘言歸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手書啓事上尊府廷評隨衆自在傍明恢乃携啓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初夏英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叅知政事之孫生子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邵國大夫人宋尚無恙深憐撫之仁宗待邵國以異禮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既薨上震悼之乃特錄孤曾孫以太廟齋即既冠調黔州司戶叅軍尋罷去復司戶我州兼錄叅司法叅軍不以門地自慢遇事如老於為吏者國朝自並相賈公權叅副使吳公慶曆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連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國者雖稀簡而必具啓請申明若奏可本末為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指至難數紙不厭也以故勅令壓架猶棟壘垢莫可觸壞康康不能文字更幸以輕重出入為利况在我州遠微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為

矣白郡守武侯曰無斧斤則夫鑿枘願以編初後所降依門次第之上奉朝廷之命下純吏為民奈幸甚於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公上編初三十卷頌之以勸公之私書其異同者兩條餘如同繩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黠警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憚畏之公一見嫉之曰豺豕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何三尊者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立以法誅之戎塞悅伏以公為神明而戎漢賴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獲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郡官悉就逮公初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實夫人感疾公既江下三峽謁殿中丞單騃其勞萬里夫人疾愈去為揚州節度推官王君玉侍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新唐書抵牾而不吏之也韓丞相王汝以負外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坐得鹽賊付獄日未午督按其甚急公乃故遲之心知其非真盜也韓公怒取因由大書杖脊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為公慚焉自是韓公之威少濟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而賢後太守朱大監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官廷辯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晚據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稅可與者與之不以殷最為已事卒無一

宋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四十一

七

人妄請者而刑戮賴之以省非它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利門初罷使臣為門官而新城門設水扉創格令條禁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建明至今人賴之以不可調宿州觀察推官未行王丞相荆公用以便程河北丁實夫人憂免喪雖然嘆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一官歸當改扶而舉將之格必虧其尚飽飽於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祿為乃屏居陽翟湖上菜飯不因者十年日誦佛經宴坐間則往來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彌年不問醫卒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有誌銘于五人長恬海內知名士也起處士今為奉議郎遇郊恩贈公承議郎次輝思近思惟慎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婿曰文林即吳偕張文定公諸孫彥之鞠侍制之曾孫正彥孫男三人昌邦昌諤昌裔女二人長適邯鄲李樵二幼公肯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規過幕兩叔父及其舅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葬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十有一年因柑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詵之銘曰 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駁識早聲聞而辱下僚兮初令判於私室而德戎誅以獨見乃未老而

澗濱慕廉與高山高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
超超兮有祖有父之風烈而有子以景樂則吾之幽蒙昭昭兮

陳睦

蘇州府志陳睦字子離祖絳福州莆田人舉賢良方正官至石
司諫徙家蘇州兄侗章衡榜進士知汝州富弼辟為從事召除
館閣校勘歷衛尉少卿元豐中知陝湖宣三州睦嘉祐六年進士第二治平
中詔舉館閣才學之士睦與劉敞李常寧李清臣輩首被選擢拜監察御
史熙寧中提舉兩浙常平以丞相曾公亮薦遷提點刑獄坐是免官元豐
間高麗數遣使航海修貢朝廷以其恭順遣使諭旨激以忠義初命林希
希力辭之更以命睦睦即日就道上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規堅辭不住睦
親在乃不憚行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館持贈仙華金帶自春銜命涉冬而
還奏言本朝故事惟實文閣直學士以上職乃服金帶今領上所賜上特
旨令朕之仍具拜所假官職又賜金球於令式外以示寵錫其後錢總揚
景略據例欲服金帶上弗之許尋直龍圖閣知潭州改實文閣待制知廣
州子彦文字經仲建炎二年以龍圖閣待制知江州倪事方十日會盜張
遇犯城彦文極力固守遇乃引去明年為沿江措置使適躡法從彦文第
彦武字緯散為提舉官古今事通陳睦提點某路刑獄時某民有妻夏沉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一

香沉衣并夢其嫡子墜井死妻訟以沉香稱之三易獄不合睦於初探而
殺沉香他日睦還京父亡所授闕廟師邢生願從仙人游遂問以將來邢
拒之而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
震汗累日稱其禮送其往其刑序

陳某

宋李直講集鉛山縣尉陳君墓銘并序君諱某字某與子同郡
實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為郡著姓父某尤善士有二子君
其仲也君幼而開爽多智慮以兄官學膝下少人過頗治生若親之意其
先子豁達而好義自放于詩酒間罕視家事而財用所出近得以矧親故
遠得以及羈旅為有識所貴者緊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
溫清益謹而田里益脩彼士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君使然免喪
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廟齋郎遷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
時盜賊多主名不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所至輒論郡守言其勞不報替
授茂州司戶兼錄事叅軍兄為德陽宰不且俱入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
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鄭氏生男光遠光道皆
好學見稱于士反君之答于足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女嫁黃某亦
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有餘里太平鄉三真里待源銘

曰世無災兵以敬其生家有禮義以為之
地衣冠揖讓游以卒歲復何歎於意哉

陳繫

番陽志陳繫字明仲安仁人義居五世鄉人號港口陳登嘉祐
六年進士第哲宗新政以都官郎對稱旨提舉河北常平遷漕
又移河東攝太原時方經理西鄙繫獨當飛輓後城烏龍功尤多竟感疾
卒詔為治墓官其子墨彦即雪溪也有文集十二卷兄希字規聖亦登第
官至著作佐郎能篆古書家
謂李陽冰以來一人而已

陳子思

宋畢西臺集陳子思者名知默其先蜀郡涪州人也曾大
父省華仕至左諫議大夫大父堯叟為真宗相父師古為
郎中而堯叟兩第堯佐為仁宗相堯咨為節度使方其家盛時子孫仕宦
滿朝至監司郡守者數十人治甲第京師車馬衣服聲伎之奉時無比者
而子思已好學力學不肯為子弟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學從科舉
所以為官也齋即監簿祇辱吾志乃讓其兄子之孤者家人強之子思終
不肯受子思既長舉進士十餘年不第治平元年再舉進士就試尚書省
復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猶舉進士因畫棄其所好携妻子之汝居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四十一

九

靈泉山治危種田往來於山中子思舉進士時嘗為詩及居靈泉不治他
文專以詩為事期年詩大行汝許襄鄆陳鄭之人皆知子思善為詩慕其
名日有以詩交子思者子思皆報之子思為人高遠有志尚氣非其人
不與游與游者雖甚貴不以下之至居田里與父老親故相過無所擇一皆
盡其歡心以此人滋愛之畢仲游兄弟居陽翟有誦子思之詩於仲游者
仲游以為唐人詩而惟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大驚乃盡其詩縱觀之
而與兄弟學詩於子思子思之論詩曰吾中有所期者志也諭吾之志於
外者言也此吾之言可以詠歌則為詩凡如吾之所欲言者皆詩
也而世人之詩遠若非其語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詩凝思澹現俛首少頃
或枉行笑語伸紙和墨如不經意而章已就矣人初以為易與其和之者
雖累月終不及故子思之詩溫潤澁恣自然不類世俗作者子思居靈泉
二年有疾因入陽翟謂畢仲游曰我死無忘吾詩畢仲游曰不敢後一年
子思平居無事謂其妻曰吾休不樂殆死乎乃之賈延年家擣紙欲次其
詩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既卒其家乃盡取其詩藁及他文章納諸棺
而葬之曰無使人得也是時仲游去陽翟行至長葛聞子思卒哭甚哀曰
嗟子子思之卒吾在此者亡其詩矣使人問之果然乃抵其子墓及諸父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一

游得子思二百篇居靈泉作者百篇而已曰猶可以為遺後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贊曰陳氏自蜀來京師遂顯而居鄭子思問徙汝之靈泉山其卒也復家於鄭今為鄭人子思多才有學為宰相節度使之孫而竟以匹夫死於山中此人悲子思者也宋也唐人以詩名家者甚眾而皆在杜甫下子思之詩蓋有似杜甫者故其詩一出方數千里爭傳之志欲就成中道而死悲夫

陳知儉

宋范太史集朝奉郎陳君基誌銘并序君諱知儉字公虞陳氏其先閬州人曾祖諱省華真宗朝為諫議大夫始居

開封之管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祖諱克佐以太子太師致仕是為文惠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父諱博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贈比部郎中文惠公相仁宗其兄文忠公任樞密使弟康肅公武寧節度使三人位將相宋興以來言兄弟之貴者以陳氏為盛比部又以學行登文館顯名君生於世家沉厚精敏少孝謹脩勵自立既長志欲克紹祖考振奮於時初以祖蔭守太常寺太祝累官大理寺丞英宗嗣極恩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常州無錫縣丁母仙居縣太君宋氏憂服除知開封府鄆陵縣以治行聞上即位恩遷殿中丞改國子博士避父諱不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一

十

并王荆公執政欲引以脩三司條例固辭擢提舉京西常平廣惠倉未幾除權發遣轉運判官行部過汝葉令不治繫囚以百數君取案牘決遣斯須而盡無不當者改權發遣轉運副使轉虞部員外郎權發遣河北東路轉運副使以金部員外郎權轉運副使恩州有兄弟遇父與人鬪者共擊殺之弟遁去兄伏殺人有司共獄將行刑君適至州止之曰子殺父可憫且庸知非弟乎彼聞兄將死必還捕得果款伏以官吏失入罪及者衆使吏自發舉乃奏讞之兄得釋弟亦免死郡吏錢石紀其事坐言濬河非是奪金部授知睦州未行已而復其官又坐舉官不當罷睦州復為虞部改朝奉郎元豐三年十一月丁巳卒于洛陽復道坊第年四十六明年二月某日葬管城之先原君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至陰陽卜筮道術方外之言皆探其奧好賢喜善出於誠心視當世名公巨卿大人樂克已就之忠信之士則為友而不怠故其所知與游者必一時賢士今樞密副使呂公瑞明殿學士司馬公皆嘗薦其才在京西河北治獄多所平反奉法無私而能恕以與人故所至郡縣畏其嚴肅而樂其寬厚舉吏八百餘人娶史氏先卒再娶閭丘氏封壽陽縣君五子曰敷早卒曰崇曰居曰中曰守尚皆幼一女適大理寺丞馬瑒亦先卒君卒之日家無餘財太尉文公留

守西都遣吏以幣往治其喪又命某為銘銘曰 侯矣陳君相國之孫明
試以才可紹其門自下而飛未極復止胡不永年俾究其美矣從先兆既
固而寧詔于無窮永緘茲銘

陳薦

宋史列傳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
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屍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問殺
二人以適薦夫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証人以自贖者邪已而獲盜從韓
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
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執政薦為秘閣
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閣選為記室參軍直集賢院
穎王為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
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
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
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堰水官議於恩冀深瀆
之間暴隄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後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
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

宋史列傳卷三百四十一

士

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
喪不宜為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實文閣學士兼
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為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
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史論義未京後東
都事畧陳薦入判吏部銓與議學校貢舉法請做漢率口察孝廉均之諸
路什取一判太常寺范純仁胡宗愈劉琦錢顛相繼罷言職薦言御史天
子耳目之官今以言而逐之是自蔽其耳目也權知御史臺言李定不待
所生母喪豈可以為御史數日罷臺事以太常議繫封中書以為不當坐
降一官見秦王世官改群牧使知開封府出知蔡州以疾請提舉崇福宮
又知青州北京留司御史臺遷實文閣學士提舉醴泉觀進右諫議大夫
兼侍讀神宗以東宮舊僚拜資政殿學士引退命知邢州至邢未幾復請
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薦儀狀魁偉詞氣莊重天性簡淡無聲色之好而司
馬光亦服薦之質直云宋呂忠穆公集陳薦守彥升傳學高文推進士第
逸歷中外清華繁劇之任忠厚亮直號云前輩雅為司馬溫公所知韓魏
公尤知之溫公云如彥升質直光所以服其為人可知矣 韓魏公墓誌
乃彥升撰紀實得史法公之子厚守公載仕官不阿附雖志不得伸而公

議以為長者厚之子莫有才幹為深州通判金人陷深州莫死節我馬既陷中原公之諸孫淪沒殆盡可哀也考升嘗為神宗皇帝東宮僚屬恭禮尤深進職至資政殿學士今信德府有公居宅張師正東齋記事謂公居第乃郭進宅西南一角郭進太祖皇帝朝功臣也 又陳彥升資政為什尤高嘗為彭門八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垓下北連豐沛有范增墓又唐張建封嘗為徐泗節度使有燕于樓垓下詩云九里山南楚漢爭風波翻覆走長鯨霸圖欲斷中宵失帝業時來一戰成懶渡滄江漸父老更無幼敵壓韓彭農人不識當時意祇得春霖事耦耕范增墓詩云藏名羞立虎狼朝來變東依項藉豪惜夫壯圖種玉斗不知天命與金刀還家落日埋英氣回首浮雲委舊勞百步西連陵母塚我我先識泰山高燕于樓詩云僕射松楸狐兔游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簫愁歇枕月滿珠簾懶上鉤舊事欲論卿夢斷新詩吟就海潭秋樂天才似春深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于樓事白樂天長慶集載之甚詳此不具述彭門八詠兵火以來失之惟記此三編 又陳彥升有甥孫無求業進士博學能文因覽照而悟遂祝髮為僧改名宗願住真定府洪濟寺踰三紀其語錄云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廈十間夜卧八尺士人傳誦後住真州長蘆寺壽八

宋樂大典卷三十一百四十一

十一

十餘卒宋景文公集著作某頃首比日遣候帖帖縣官威撫使然迂儒老斥塞外但視簿書弄刀筆而已河朔少文每思英晤一快談不可得詩書之言辭結膏中如壘塊數用醇酒澆之猶不平改 歲益衰寒無賴相見未有期事外自重某咨

陳良

維楊志陳良揚州人有學行為鄉里所推八貢禮部治平四年與子景山同登進士第良事親孝既登第而念親之不見也乃

歎曰先子令刀學起家今墓木已拱而予方登第不及景山遠矣有詩云父子聯榮世所希予家何幸竊思輝自慚不及吾兒甚得向親前謝綠衣王君玉贈詩云姪娥丹桂惜雙枝見說蟾宮影漸稀龍過禹門和骨換鳳巢阿閣帶雛飛石渠典校前芳在鴈塔留題故事希莫惟楊人爭洗眼上林春盡畫船歸良終於朝奉即秘書丞景山終於著作佐郎有秘書集藏于家元一統志陳良字漢傑寓家滄溪唐子昂之後宋熙寧三年第進士是歲廷試始試凡一百九十五同第葉祖洽為榜首良仕至廣安郡守文學為士人所宗

陳公衮

肝江前志陳公衮南城人治平中以神童召試太守黃師道有詩贈之云玉皇詔我自行城下車期年做政聲唯得

奇童穎川子年始七歲業老成手揮椽筆書大字口誦五經富強記君非
祖德積餘慶來裔安能具神智一見降羨增嗟呼寄言昭武元正夫長歌
大軸貽集贊比擬劉晏李泌徒近來詩思復清峻辭贍格老實奇俊居嘗
親試一一精奏連帝聰彰聖運英廟激賞人中祥俞旨頒降政事堂臨軒
未暇召入對龍駕俄開升上蒼舉世才命各有待俊氣尚幼佳名在當今
明主語大喜曰吾不知德昭有賴其才各子孫無慮矣遂令掌文翰及南
閩請撰機務悉以委之尋拜丞相假襲位禮遇猶至德昭重厚多謀臨事
無撓每師林戒嚴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佗論皆息其治家以孝聞母時序
置酒環列几席者凡四從嘗自為詩曰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
翁及寢疾自為墓誌乾德五年卒年七十八贈太保子九人惟考文守文
子孫以功
名顯云

陳豫

宋孫觀鴻慶居士集故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祐治平
之間神宗御秘進拜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垂延陳氏益大歷
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藉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

宋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一

十三

豫字子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秘書省校書郎調開封府陽武縣尉以敢陞
温州永嘉恭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
公私病之公議徙夷墪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
開井閘不日而就水深至人去墊溺按堵如故縣人為公生立祠用舉者
改宣德即知信州鉉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教政縣丁母令
人葛氏憂憂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
度判官覃思遠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畧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
雜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於斷所涇皆有名迹西方用兵軍
食最先務之急官吏竝緣為盜軍無宿儲士有飢色公問弊知其故出金
贖下其沽而增穀價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車輓負擔四面而至
芻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
數十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
紓漕稅之費則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畢賜號威德陝石巖藉邊民為弓
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為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
督教之久皆精練為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并奪偷斥
境土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公善知

永樂大典

卷二一四一

人明於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社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遣移書屬郵即善御之大中挺身博賊勇冠一軍遂為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鬪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盡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衆責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戡大憝于擒二叛威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武襄云公四任關塞僅十年錄幾幕至帥使者累功代七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於施設為可惜也八寶息遷中散大夫自言於朝曰久任遠州止老矣乞東方一郡自劾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暎明其冠裳率賓屬徒步出燕門徧走群祀伏地頓顙為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却蓋不御徒步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洗無噍類歲大熟獲倍它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五月某甲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杓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誼盟不敢犯斷

永樂大典卷二一四一

十四

治自己出群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東蜀為人執一牌立閭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為文勸耕二十斛明白而切於事傳誦至今為法輕財樂施喜越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已始起拓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為具棺衾以歛已而同察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費擇送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經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南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公惻然計其費贖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郊祀息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不取推以奉寡姊族子師尹游大學不遂因而歸見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勸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劍收一戰之勲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必安無躁為具裝資勉使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秩歸新寡有遺腹子曰琦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自誓久益困瀕於飢寒矣公周其之絕又教畜其孤進於學學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感歎以為榮琦後以才選荐更任使將漕帥邊褒顯其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贊不仕皇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元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孫朝散即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今配令人馮氏贈少保某

之女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厚之妹有別德淑行為令妻為壽母
 中奉公孤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嗣興慕序前明身有不
 秋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成寧郡夫人後公十六年
 當紹興四年十二月乙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
 人四男子曰杻曰楨曰梓曰楠四女武學生翁宣朝奉即知南雄州黃連
 如朝奉即宗子學博士李弼朝奉即未棧其塔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
 五十年不治貨產既得謝無以歸通判君奉安與近還沂水官下疾稍侵
 親客詣卧内首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
 今紹興乙亥四子者杻右朝議大夫楨右朝散郎梓故右奉議郎楠右朝
 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巖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昂右承務郎
 曰明右承務郎曰嶧石迪功郎即盛矣夫嗚呼君子種德蕪善積之躬修之
 家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敷文公逢辰得路擢任之
 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公師母夫人進封大國子孫蕃衍替笏如林陳氏
 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荆國太夫人於閩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
 夢又相荆國之次至是諸孤奉公之喪運次潤亦卜地於五州不獲一夕
 夢公判汝州擁騎從張呵引如平生犁且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

朱樂齋卷三十四

十五

謂他日行焦山道中顧見一穴水深土厚受衍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
 皆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媪出見曰老婦異時藏
 骨於是矣忍夜夢若迎新太守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明床而坐呼
 老婦前曰此吾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俸歸而諸君適至顧奉此地以獻
 即其日書券于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舉以葬於是諸孤屬待制馮公誌
 其葬而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敷文公詔書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曰
 少師德烈靡不聞敷文鼎貴且大用且得當世文章鉅公共著顯庸獨諸
 墓方負罪屏伏田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乃撫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
 以銘銘曰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具著煥畫
 備備缺然公預其賁千箱相至曳踵賴有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
 氣作一級大袒高張馮河恭虎蟄蝗空起彌滿一圻電掃霆驅甘雨應行
 左右具且文恭武克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踣歟駟馬安車有來治中
 擁笏垂魚燕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以德汝視汝巖其獲幾何
 萬金之產孰與予多有嘉者子持囊入侍紹開厥家戎公是以

陳侂

延平志 侂字君舉世卿子也仁宗錄賢勞之後補太廟齋郎調
 漳州司法福州羅源縣令開水利渠溉田千餘頃治學舍以教

邑子弟時祭酒鄭榜天仕名德已重公執謁乞馬請為邑子弟講說日與諸生列坐俯聽邑以大化改大理寺丞知黃巖安遠縣轉太子中舍知階州歷殿中丞國子博士通判恭州公嘗以疾在告聞將錄謀殺獄取茶視之疑不入於死召獄官入卧內以法意曉之使白守守恚曰吾白首法寺於法反不熟耶會法官李達以職事過境上意與公適同其議遂決得脫死者五人守由是知公丁諷來治恭未更民事疑公以能獲已既而察公為年人長者恚以州事聽焉以比部員外郎知惠州州有澧湖方十餘里堤壞湖涸積數十年而魚租尚存公因冬閏民兵假其力築堤扞江魚鼈滿蓮之利悉以予民俾鬻以當租歲免緡錢五十餘萬民德之名其堤與橋皆曰陳公始惠民未知麥公教之民乃競殖有司考課上其治為第一轉虞部郎中知宿州宿俗梗強喜鬪盜公矯其俗糾之以嚴纔九月而園園空虛五月朝廷以其事付中書移知開封縣境內多盜公曰是凍綏使然於是藉無家而寄食者官為總括其衣糧日給食歲給衣病給醫藥卒之通死減十九因上其事請立法朝廷行之公為縣當熙寧之初詔令一新條目萬緒歷於司農事當一一稟承不得少出意見公請執政請得一州自效乃除泉州未幾坐開封事罷去州人相語太守以陷失青苗被罪

能哀錢五千餘萬輸之縣官當還我父母台詞相唯期三日而五十萬之數積於州門然後相與詣部使者言之部使以開移知舒州舒瀕皖溪水暴漲即齏城壞民廬舍公鳩民力築堤十餘里以防之去之一年水大至與堤平不為害民感嘆曰非陳公吾屬尚生而食耶再知泉州泉民聞公復來老稚抃呼爭走逆旁都至有灼臂於馬前曰復見公矣州之東湖溉民田四萬頃遇旱則湖涸田廢公教民以牛車汲湖水入湖自是無旱歲民至今思之泉為州湖海人多賈販海外在法往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公憫之奏疏願置市舶於泉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實公兆其謀也公天性仁厚動必以禮言不苟發雖家人莫見其喜愠於物泊無所好惟學問不倦與人交際一以誠信治泉七年以其官致仕元豐二年公子確登科神宗顧問考官陳襄曰第三人是甚人家子弟襄曰循吏陳傅之子也嘆息曰循吏且有此子率職以下問玉音者莫不榮之初公嘗名其子曰安老命之曰天下未嘗無美材也然希至於道者養之弗安耳養得所安則安於義朝為上公暮為逐客安於得夫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乎義命吾所以名汝及長是為忠肅公確宋陳了齋集先君行述 公諱傅

字君舉秘書少監累贈吏部尚書諱世卿之子受氏徙居族系不末具載尚書公之碑公三歲而孤既冠以少監子五遇大禮特恩補太廟齋郎調漳州司法參軍為法受賦民便之及公且代詣州乞留公州為請就注龍溪簿移福之羅源令始至曰孔子廟為學地布衣鄭榜將致之以教邑子弟乃以公事趨府委幣於榜榜辭公曰下邑僻陋無秀穎之士非其材盡不美教則不至考德而問業焉莫且於先生願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豈唯子弟之賴今亦與有聞焉乃不果辭榜至升堂南面正席講說公日與諸生列坐俯聽邑以大化縣有荒地得水則可望公為鑿渠疏泉以溉為田數百十畝改大理寺丞知台州黃巖縣移處州安遠縣二縣去州遠部使者罕至今多不能能亦苟不事事公在黃巖四月在安遠一年及去民皆涕戀遮行思之至今轉太子中舍移知澧州歷殿中丞國子博士通判蔡州賜緋衣銀魚覃恩轉虞部員外郎公嘗以疾在告聞將錄謀殺獄取案視之疑不入於死召獄官至卧內以法意曉之使謂守曰是獄也且加審焉獄官未之曉守亦不聽將遂錄之公病未聞強起視事以故未得錄守恚曰吾白首法寺於法反不熟耶通判第移疾獄有差無累也莫所虞而校如是公曰獄繫人命所宜重且不嫌累已足在不可苟且校也持

宋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四十一

十七

議未決會法官李遠以職事過境上公問馬遠意與公適同議乃決得脫死者五人守由是知公後公堂除得郡用其薦即龍圖閣直學士錢象先也錢去公攝州事雒山報獄囊頭拘械公聞案已即稅之諸從事皆驚問其故公徐曰竊盜拒捕法不至是汝陽富民皆婢死瘞之竟焚其屍事方廷訊州獄自以得鞠皆將邀賄焉公訊之曰婢犯主殺之無罪獨殘其屍為人於法即日以其罪論之丁諷來治蔡諷久於詞館未更民事始疑公以能擢已既而蔡公為鉅人長者悉以州事聽焉公於所處盡使其跡常出於諷公之有助衆莫得而知及諷治他郡聲績不能如蔡也轉比部員外郎知惠州州有廢湖方十餘里春夏積水潦行者病涉其地水不可飲早不可藝其廢不知幾何時而環湖之民故有魚租湖廢而租在公因冬閱民兵借其餘力築堤打江中設斗門高水道潦退水不得出盈則泄之江浦連魚鱉之利悉以予民構亭具舟載有酒聲伎率僚屬賓客時節游燕中州之士聞公賦政起弊不鄙夷其俗隨所施說與民胥樂多為公賦詩者而州人命其亭橋皆曰陳公以示不忘民未和麥公折教之乃於立春月芒之祀前期壘布麥種立土牛其上遠農來觀牛見麥苗知可植乃競殖焉州以有麥緣海之民相驚有冠自海上來且至提點刑獄臧宗恪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

播帥廣州疑懼不知所為閉門飭備發兵旁郡兩路騷動野居之民驚避
流徙公曰是必海舶有運至者寇來不先聲也不為備班春於湖上民恃
以不恐既而果非寇也車息轉駕部員外郎轉虞部郎中除宿州宿俗擾
擾喜鬪盜固圉充斥以為常公至橋其俗糾之以嚴姦猾尤無良者某法
必行無所貫訟衰獄空治聲彰著而州當水陸之衝賓客雜還臺謁驛給
百須之物有不慎其意者騰謗於上都曰不治莫如宿獄繁而不決盜縱
而不捕至朝廷遣使詢察不如所聞知其為謗也執政乃始有知公者會
開封令避親當對移公開封轉比部郎中縣境多盜擾居繁道路捕得
皆壯後下卸空務平公曰是凍餒使然於是藉其無家而寄食者官為總
括其衣糧日給食歲給衣病給醫藥又為連寤土床穴其下冬則畜炊煙
以煖之為法以受其長杜其侵半年之適死減十九因上其事請立法至
今行之公為縣當熙寧之初詔令斬然一新法施于縣自內始條目萬緒
壓於司農事當一二粟承不得少出其意公詣執政請曰赤縣名淮材之
地不材廉官是懼願得一州自効乃除泉州未幾卒坐開封事罷去州人
方怙旨德政始聞歎歎相語太守以治失青苗錢被罪能索錢五十餘萬
輸之縣官當還我父母合辭相唯無一人以登履解多者至捐百千少者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

十八

一二錢期三日而五千萬之數積於州門然後相與詣部使者言之部使
者以聞公至闕下一年事釋轉駕部郎中除知舒州州瀕曉漢公調薪石
鳩民刀菜隄十餘里以防水惠明年公去水大至平隄不為害部使者上
之詔獎後守民則曰陳公之惠也秩滿既除泉州泉民思慕既久聞公復
來老稚扞吁爭走逆旁郡至有灼臂於馬前者曰復見公矣時賈青為轉
運使青貴家子駸駸殘刻部之材良役拾無免者聯事者耻名出其下以
苛察相勝民大凋因公之來非青等意善澤守陳洲奏曰洲材請使治泉
漳小郡得某足矣不行青等不自得於泉事務為控握常咄咄毀公或解
之曰泉州愷佛人也青嘻笑而慢言曰愷佛愷佛蓋謂愷佛為可薄云東
湖舊溉民田四萬餘頃歲旱湖涸田廢公教民以牛車汲湖水入湖復以
灌溉自是環湖之田無旱歲進士解發故事有鹿鳴宴自修例冊削其費
公曰茲費有為也奚可已以俸錢為之會大禮進勳上柱國賜四品服泉
人賈海外春去夏返皆乘風便熙寧中始變市舶法往復必使東諸廣不
者沒其貨至是命轉運判官王子京拘攔市舶于京為盡利之說以請拘
其貨止其舟以俟報公以貨不可失時而再行官乘風便方聽其貿易而
籍名數以待于京欲止不可於是蹤跡連蔓起數獄移牒陳公沮國法取

民譽朝廷所疾且將并業會公得旨再任詔辭溫渥子京意沮而獲捕益
 急民駭懼雖藥物燭棄不敢留公乃疏其事請曰自泉之海外率歲一往
 復今遠詣廣必兩駐冬閱三年而復返又道有焦石淺沙之險重利奉
 舟之南日少而廣之課歲虧重以拘擿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於泉可以
 息弊止煩奏報而子京倚法藉沒以鉅萬計上即任子京始懼而遽以所
 籍者還民州有獄死者十有八人疑可宥而請事下監司覆奏子京得之
 喜宣言曰是非死獄朝廷欲生之使某人往鞠獄變初公公曰活死者本
 郡守之意又欲辨之于獄官避失入重譴問之不承公得代且行部使者
 以獄事留公公不為留猶牒所居郡止公公欲升年三謝以是不得請欲
 如洪省親不得行初公既孤所生母劉氏適洪州潘氏生承事即與嗣公
 既任詣洪迎劉之津官滿興嗣未迎以歸他日公又往迎馬與嗣不可公
 母子不能奪也官必擇東南赴罷往來必一至親側兩姓子孫朝夕承起
 居問安否說說如一家而公與興嗣又皆以賢名于世及公進於朝以特
 恩累封劉氏為彭城縣太君曰最後繫官于泉者五年淹恤于鄉又三年
 太夫人過九十足廢不能履書來公泣下不能視謂其子曰吾平生游宦
 四方時得一尊省雖隔閭未嘗三四年久也今太夫人耄矣又疾吾亦老

宋樂大典卷三十一百四十一

十九

恐不復相見負悔天地將乞謝從往事適不可奈何明年三月獄事始報
 公以無累是月公請致仕遂如洪待報公與太夫人皆皓然白首相見喜
 極泣下太夫人強為公飲親舉酒酌公驩甚未幾公得疾既病為太夫人
 言曰千里遠來不得朝夕侍以疾貽憂太夫人泣亦泣既而曰臨老得復
 相見雖就木馬騏矣速謂其子曰吾死亟以喪歸無久於此重太夫人憂
 也初公既解泉州以章恩進階朝議大夫至是守本官致仕後告之夕以
 壽終元祐元年七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二母羅氏累封仙源縣太君前
 夫人杜氏追封長興縣君今夫人杜氏封水和縣君男四人曰瓊汀州軍
 事推官曰玘蘇州常熟縣主簿蚤卒曰瓊宣義郎曰斌假承務郎女五人
 長適朝請即致仕張和古次適和州防禦推官知湖州金壇縣事葉唐稷
 次適進士楊公輔次適饒州鄱陽令李深次未嫁孫男九人全郊社齋即
 止裕正冲正平正方正忱正孺正弼孫女六人將以二年某月某甲子葬
 于某地公天性仁厚動必以禮燕居齋如也與人言不苟發一辭於身之
 得長利害雖家人莫得其喜愠周人之急不前計有無樂獎人之善務掩
 人之過於物泊無所好唯門學不倦婢貧志孳其甥之官男教之學後為
 善士女傳所宜歸之秦唐先其兄之子後其子在官不忽細務自為曹後

固已得民其長民以教化爲先所至必斥大學舍新祭器歲時親率諸生
行禮其中其罪責人不發詞色於獄每求所以生之其爲防限寬而不可
喻始至民或未使已而安之去思又益不忘其去羅源三十年過其邑父
老載壺漿出境迎拜問長官無恙及行猶涕泣鄉民因於益公爲移書
郡得損計口之數又惠鄉校之廢訪率里人得米三十斛構屋爲田益市
書以便學者公歿士歎於學長歸空一邑變衣出送無不悲慟泉羅源父
老聞公之歿亦皆率其子弟序哭於學其民皆爲位於佛祠以哭泉之人
尤哀市者輟肆行者相吊惠澤之在民可樂知也已唯其沉默不爲表揚
渾無觚角可見又其所試者小著於行事終此而已其命也夫其不幸也
夫公與人交一以誠信無不爲之盡不於其人之賢否輕重示高下厚薄
之迹以速求公未有知公者也唯陳襄鄭穆與公遊最舊襄顯慶爲公於
朝宰相吳充亦知公然不克薦公老於爲郡無不憮之意願重利夫來時
侵蔑衆意不堪而蒙垢受侮主於石民未嘗有樂微見於辭色知公者謂
公爲有待也然止此而已其非命也歟其非不幸也歟將以傳世行後唯
顯刻是賴謹叙次行治終始伏俟採擇孤子陳瓊泣血述黃氏日抄陳君
舉業正則 永嘉之學又不及金溪戴少望尚有些實說葉正則都是閑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一

二十

說 又云陳君舉有周禮類數篇又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陳同父才
高氣粗葉正則只杜撰進卷見戴有望湖南語說却平正夫子語類君舉
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鏗群愚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者如何是
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
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
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各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
若孟子之剛楊墨也只得恁地剛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
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可不識
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爲
實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話問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
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未從他便不說及
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骨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
拄肚頓着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着只是他稍理會得使自要說又
說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使關心見膽說教人
理會得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
識不得有呂東萊麗澤集恭陳君舉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未歎尚斯

文其未熄倘千載而莫旦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效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多識不難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泛觀人物專自秦漢勲臣擅其氣畧儒雅墜於辭翰通人烏草草法士馬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求文獻嘗以爲藝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庶幾羞道於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業又將會同錯綜招萬集散回萬牛於絕軌乎六轡以除按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奎炭益又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識惟伏熾之方燭及階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見想此意之猶屬若一體之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似而賢遠溢驥驥之先祖望孤征於欵跋參移芳年沒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極訴之人而有限對宿草而長號其精爽之一時嗚呼哀哉尚饗宋葉水心集於君舉中書文嗚呼惟公勤而無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義固已實考玉伯之汗隆所欲訖之空言又日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道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四十一

五

營策於萬彙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罍中嗚乎涖厥敗獲瘦筇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牆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由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好惡順逆凡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雖機慮內沉焚語外融曾未施其一二而誇大於山忌衆成叢泯足南塘之沆振神葑村之奉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哀哉世事多端非智非窮謂其易研而復難工有或問之掩昭以聳惟其不庸植厚于穹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鮮同偉襟寒而頓遠繫死始而生終異疾使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併空公既棄我又遭翔函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填膏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一